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精英” (第八季) 大型征文

1

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之后，东周王室逐渐衰微。那个时候，郑国的实力很强，郑庄公郑雍生在周朝担任卿士，权力很大，这让周平王十分忌惮。为了防止郑庄公独揽朝政，周平王有意重用西虢国国君虢公，试图分散郑庄公的权力，以保持平衡。郑庄公由此对周平王产生怨恨，很长时间不来朝见周平王。夏天，郑庄公派军队收割了周王室的麦子；秋天，又派军队收割了周王室的粟、黍、稻。

你是不是怀有异心？周平王质问郑庄公。

那你是不是不信任我？郑庄公反问。双方各执一词，又都矢口否认。

怎么办呢？于是，周平王、郑庄公共同商量，想了一个办法，以证明互信。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的儿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留在洛邑做人质。

此为“周郑交质”，一时传为笑谈。“周郑交质”开创春秋、战国人质外交先例。

此后，人质外交成为诸侯国之间常见的外交手段，贯穿春秋、战国。

《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质子事件13例，实际实施11例。战国时期，七雄之间发生质子事件24例，是春秋时期的2倍之多。

在这24例质子事件中，列国入秦质子8例，秦出质于列国7例。

列国质子于秦，多为求和求援，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秦质子于列国，完全是为了达到“远交近攻”战略目的，在外交上处于攻势。

由此可见，秦国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质子事件的背后，反映着七雄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

秦国，渐渐掌控局势，成为七雄中一家独大的头号强国。

2

姬媵，楚威王熊商的宠妃。她有一个媵侍，叫做向氏。

媵侍，随嫁的侍妾。向氏容貌出众且性格温厚，得到楚威王熊商的喜爱和宠幸，生下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取名叫做半月。公元前329年，楚威王熊商去世。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328年，太子熊槐接任楚王，此为楚怀王。

公元前328年这一年，在楚国，除了楚王更替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外，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外交大事件，就是秦楚联姻。

楚国嫡公主、楚怀王熊槐的胞妹半月，嫁给秦惠文王嬴驷。

按照惯例和礼制，嫡公主半月可以带一名媵侍。

嫡公主半月在楚王宫里千挑细选，最后，选中了半月。

时年16岁的半月，颜值出众，聪慧过人，深得嫡公主半月的喜欢和信任。

因为年纪相仿，她们十分要好，情同亲姐妹。

咸阳十年 王者归来

——楚考烈王记事 (27)

沈国冰



在开满杏花、梨花、桃花，飘荡着花香和脂粉幽香的秦王后宫，太子熊完、左徒黄歇一行，怀着激动而又紧张的心情，去觐见宣太后半月。

礼制规定，进入秦王后宫，目不准斜视。突然，传来一阵少女清脆的嬉闹和笑声。

太子熊完眼睛的余光，清楚地看见，在开满杏花的树下，一群女子簇拥着一个白衣长裙少女，在那里荡秋千。

秋千荡起，少女长裙飘飘，杏花片片纷落。

少女，白裙胜雪。17岁的俊朗挺拔的楚国太子熊完，他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这是，太子熊完和这个秦国少女的第一次远远的偶遇。

在森严的秦王后宫里，这个白裙胜雪的少女，犹如一道光，照亮太子熊完的心间。

宣太后半月见到太子熊完时，她一把拉住这个少年的手，细致打量着他。

这么相像，这么面熟，却又陌生久远。宣太后好似看到了自己的父王楚威王的影子，好似看到了自己的兄长楚怀王的影子。

她想起郢都的繁盛，想起童年和少年时的过往。

而此时，她也已经别离自己的母国56年了。

她也由16岁风华青春少女，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打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成为宣太后，已经72岁。

太子熊完不仅带来楚顷襄王对于姑姑温暖亲切的问候，还带来了来自母国的物产：鱼鲙、鲫鱼鱼肚、大白白、白莲藕、黄花菜……

除了黄花菜来自陈城，其他的物产都是来自故都郢都、郢之地。

宣太后看着这些来自母国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产，禁不住泪水长流。

又有谁能理解她呢，她的思念、牵挂、无奈、绝望、抗争、生死抉择，一个柔弱的女子，这些年的不容易。

宣太后设置，感情款待太子熊完。几名女眷一起餐叙。

其中的一个少女，虽然换了装，但是，太子熊完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就是那个在杏花树下荡秋千的女孩。

隔着帘间很远，太子熊完忍不住频频看向那个少女。

她容貌清纯，散发着青春的魅力。太子熊完心动不已。

少女明显察觉到这个楚国太子异样而热辣的眼神。

她的眼眸，似有波光闪闪。

偶然的一次，他们目光相撞，如同电石火光，太子熊完端在手里的青铜爵轻轻颤动，把洒泼在了他自己的锦衣上。

太子熊完得知，这个少女，是秦昭襄王的女儿，秦国公主。她深得秦昭襄王和宣太后半月的喜欢，视如明珠。

从公元前272年春天开始，楚国太子熊完在秦都咸阳，开始了质子生活。

虽然是人质，秦楚两国和太子熊完也都心知肚明，但明面上还要讲究外交礼制。因此，都回避质子这个敏感的词，而称之为游学。

一国太子在另一个国家“游学”，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有关特权，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等都十分优渥。还可以参加所在国重要活动。当然，游学的质子是不能回国的，离开都城，必须报备，经过批准才行。

所以，严格讲起来，质子几乎没有行动自由。

如果是关系紧张的两个敌对国家，质子可能还要受到严密监视。

4

在太子熊完入秦为质不久，秦都咸阳发生了一件血腥大事件。

和宣太后交厚30多年的义渠国国君，在甘泉宫被杀。

这就是历史上，被传得沸沸扬扬，“宣太后诱杀义渠王”。

义渠国，其国都位于今天甘肃省庆阳市。商、周时期，义渠族建立了义渠国。春秋、战国时期，义渠国逐渐强大起来。

数百年以来，义渠国和秦国之间时而为友时而为敌，成为秦国西北部的心腹大患，长期牵制着秦国，使得秦国难以集中力量和对东方的中原列强争雄。

到了宣太后半月摄政时期，宣太后半月对义渠国采取怀柔政策，她本人也和义渠国君结下深厚私人情谊，义渠国和秦国成为亲密盟友。

5

因有着宣太后半月的缘故，太子熊完在咸阳的生活平静而悠闲。

长相英俊，举止有礼，性格平和的优秀青年熊完，得到了半月的喜欢。

当然，可能还有血缘关系的原因，熊完来自半月的母国。

一向严苛的秦昭襄王对熊完这样万里挑一的青年才俊，也很认可。

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特别是考虑到通过联姻，重新修复秦、楚联盟这样一个政治因素，宣太后半月向秦昭襄王建议，把他最钟爱的公主嫁给太子熊完。

秦昭襄王也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和选择。

太后和秦王的诏示，太子熊完是不能有任何异议的。

况且，按照惯例和礼制，秦国公主嫁于楚国太子，属于下嫁，是对楚国太子的恩宠。更何况，现在太子熊完还是秦国的质子呢？

太子熊完愁肠百结。欣喜的是，作为人质能被宣太后和秦王看重认可，毕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遗憾和不开心的，即便贵为太子，自己终究还是没有选择所喜欢之人的自由和资格。

因为，太子熊完的心里，已经有了那个在杏花树下，荡秋千的白裙少女。

公主大婚，是一件极为隆重的喜事。楚顷襄王派来极规格的庆婚使团。终于到了可以掀起公主盖头的时候。

在公主露出皎月般美丽面容之时，公主和太子熊完两个人，都惊喜得差点掉了下巴。

尽管她和他，连近距离接触都没有，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但他们却都能牢牢记住对方。

终于没有辜负，太子熊完娶到了他心心念想的秦国公主。终于没有失望，公主嫁给了她心仪已久的楚国太子。

公主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熊启。

6

随着秦昭襄王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不断丰富，这个雄才大略的秦王，他图谋一统中原的野心和宏图，已渐渐显露。

然而，他的宏图大略，却难以企及。因为宣太后摄政，秦王权旁落。

穰侯魏冉和宣太后的另外一个弟弟华阳君弼，秦昭襄王的同胞弟弟泾阳君嬴蕲、高陵君嬴悝，被称为“秦国四贵”。

穰侯魏冉担任楚相，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轮番担任将军掌握军权，他们都有封地。

宣太后和“四贵”牢牢把持着朝政和军政大权。

秦昭襄王对宣太后和“四贵”早已心生不满。

公元前271年，秦昭襄王派使臣王稽出访魏国。魏国人张祿费尽周折，跟随王稽得以进入秦国。

在王稽的鼎力举荐下，魏国人张祿得以面见秦昭襄王。

这个魏国人张祿，只是化名，他的真实的名字叫做范雎。

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

不仅如此，范雎还洞察到了太后和外戚专权，秦昭襄王王权旁落的尴尬处境，以及秦昭襄王内心日积月累的强烈不满和愤怒。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废黜宣太后半月，解除“四贵”军政大权并逐出咸阳，让他们回到各自封地。

公元前265年10月，宣太后半月郁郁而终，享年79岁。

摄政41年的一代天后楚人半月，以这样一种方式永诀。

以当时宣太后和“四贵”的实力，秦昭襄王是扳不倒他们的。

但嬴穰毕竟是自己的嫡子，“四贵”也都是自己的至亲，是时候归还王权了。

宣太后半月以宽阔的胸襟，交出了王权，也以超高的智慧，避免了一场亲情骨肉自相残杀的血雨腥风。

而秦昭襄王也心知自己的秦王之位，来自于母亲和“四贵”的以命所换，因而只是想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王权，让他们知难而退，无意伤及他们的性命。

秦昭襄王亲政。任用范雎为秦相，采纳并推行“远交近攻”战略国策。

从此，秦昭襄王引领的大秦，纵身于中原大地，开启了群雄逐鹿的伟大壮举。

7

身居咸阳，心向楚国，胸怀天下。太子熊完在秦国为质子的这些年，极大缓和了秦楚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为楚国赢得了宝贵喘息之机。楚顷襄王熊槐在夫人庄紈的辅助下，整顿军备，发展生产，让楚人有了休养生息的难得间隙。

楚国的国力有了一定提升。彼时，秦国已经跃居成为战国的舞台中心。

太子熊完，在咸阳邂逅了爱情，有了儿子熊启。

太子熊完，经历了在咸阳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件：诱杀义渠王、秦国灭义渠、废黜宣太后、“四贵”解权、范雎拜相、“远交近攻”国策施行……

这些，对于太子熊完来说，都是“教科书式”事件和人物。

他在咸阳用心观察，用心揣摩，用心研习。

在咸阳的这些年，太子熊完从一个稚嫩青年，完成向成熟男人的转型、蜕变。

积累了经验，磨砺了意志，丰富了阅历，开阔了眼界，历练了心胸，增长了才干，特别是提升了处理复杂矛盾问题、驾驭全局的能力。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危的讯息传遍了咸阳。

已经在咸阳为质十年的太子熊完，再一次站在人生的风口浪尖。

属于他的二十五年光辉岁月，即将开启。

楚文化大家谈 (第二季)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论及淮南“楚风”之由来，便需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长期经营淮水流域谈起。从楚文王以来，楚国在稳固了江汉流域的统治后，即转而将军事经略的目光投向“北上”中原同华夏诸国争霸，“东征”淮水流域控制群夷，意图以此扩大楚国的势力范围，实现“抚有蛮夷”“以属诸夏”(郑昌琳汇编：《楚国编年资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版)的战略目标。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淮水流域成为楚国着力开拓的势力范围，是其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力量外溢江汉流域的最重要的发展区域。也因此，在楚文王到楚昭王的百年内(公元前689年—公元前489年)，楚人横跨大别山的自然与政治地理障碍，以不可阻挡之势，先后夺取控制了淮水上游(息、弦、黄、蕲、道、柏、房、江、陈、蔡等)、中游(六、英、蓼、萧、州来、群舒等)、下游(徐)的众多部族方国，逐步把整个淮河流域收入楚国囊中，使之成为强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楚人在征伐淮水流域的过程中，曾同崛起于东方江、浙一带的吴国猛烈碰撞，对抗拉锯八十余年，形成长期争夺抢滩淮水流域的复杂态势，但随着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兵入吴都，吴王夫差自缢，两淮地域楚、吴相争一变而为楚、越相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以景翠为帅，歼灭越师主力，诛杀越王无疆，尽取吴、越之地，彻底实现了楚国历代先君全面独霸淮水流域的政治梦想，将楚国历史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巅峰。扎根、崛起于江汉流域，拓展、兴盛于江淮流域，纵横捭阖于江淮之间，可谓是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主旋律。而“楚风”日益东渐于淮水中游的“淮南”地域(特

指今安徽省淮南市所包括的沿淮两岸地区)，也正是伴随这一重大历史进程而成为现实。

在楚国后期发展史上，“淮南”地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甚至成为晚楚政治的核心地域，发挥出江汉流域及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政治作用。早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之后，现今的淮南市境即成为楚国版图的一部分。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淮南”地域完全被楚国所掌控。公元前241年，在秦国军队的强大压力下，楚考烈王熊完与春申君黄歇君臣共同决策楚国“东徙都于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命曰郢(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版)，从此正式将楚国政治重心转移至“淮南”地域，以之作楚国最后的京畿重地和战略根基。从楚考烈王熊完始，历经楚幽王熊悍、楚哀王熊犹、楚王负刍，楚国八百年发展史在公元前223年落幕终结于“淮南”地域。如果说楚国中后期的政治命运是与淮水流域紧密不分，那么“淮南”地域则是二者历史联结的至为肯綮之处。“淮南”地域也因楚国政治重心的“东徙”和“寿郢”(寿春)的卓然崛起而变得与众不同，成为战国晚期间名天下的区域性政治中心、农商繁盛之地。晚楚政治在“淮南”地域发展的18年，虽不长却深刻，赋予了这片土地新的文化灵魂，改变了后者的文化命运，让其受到浩荡楚风的内在浸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化血脉。尽管在楚国彻底控制“淮南”地域之前，吴、蔡、越三国亦曾在“淮南”地域留下深浅程度不等的印记，但同楚国相比，历史影响明显逊色甚多。正因楚国的立都和全

淮南“楚风”之历史由来

——晚楚政治、西汉淮南王国与寿春

高 旭

力经营，“淮南”地域在战国晚期变为决定天下走势、九州命运的特殊区域，成为楚、秦角逐的决战之地，在古代中国大一统演进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一页。楚亡于“淮南”，天下终归于秦。

作为晚楚政治重心所在的“淮南”地域而言，“寿春”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迁都于寿春，是楚国后期统治阶层做出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决策之一，关乎兴衰存亡。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熊横因“兵散”而“不复战”，楚国被迫“东北保于陈城”(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将政治中心从长江中游转移至淮水上游地区，以“陈”为新都，谋求新的抗秦图存之方。楚国历史上曾三次攻陈灭陈，对其进行长期的政治经营，楚化极深。楚都迁陈是楚顷襄王在危机关头的慎重之举，同避秦于长江下游相较，不失为明智之选。楚国在大败之余，亟需稳妥可靠的政治后方，又需借助中原各国之力共同抵御强秦的步步紧逼，因而走向“陈城”所在的淮水流域是其面向现实的战略选择。此后，楚国依托“陈城”，借助“合纵”之势，与秦国周旋较量了25年，但最终因国势已衰，在南徙“寿春”，并正式“命曰郢”。在楚国后期立都淮水流域的过程中，不论是“陈城”，抑或是“钜阳”，都未曾获得“命曰郢”的政治待遇，“寿春”却是名副其实的“寿郢”。在楚国的“淮城三都”里，“陈城”具有“临时都城”的性质，“钜阳”实为“楚王的别都”(陈得时：《寿春楚文化》，黄山书社2000年版)，唯有“寿春”方是楚国君臣尽皆属意的“郢”都，是其

谋划楚国复兴大业的真正根基之地。

楚国统治阶层之所以选择“寿春”为真正的立国根基所在，究其缘由，乃是由于后者所处淮水流域中游的独特地理位置。淮水流域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部南北自然地理过渡带，同时形成了南北方文化过渡、交融的典型地区”，“它以淮河干流两岸为主要区域。北称‘黄淮’，南称‘江淮’，更是‘沟通中央王朝与东南地区不可逾越的区域，是实现大一统政权的重要资源’，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俱为‘地处中原的中央王朝必争之地’(郭学东：《走进淮河——淮河南北过渡带文化考察》，黄山书社2017年版)，向以其东通于海、北界黄河、南控长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著称。寿春的战略位置恰又在淮水流域的中段，实乃‘淮南要地’，亦可谓‘江北之广地，淮西之咽喉’(李大升：《顺治《寿州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江东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险之固，得之者安’(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楚考烈王熊完与楚令尹春申君黄歇将楚国最后的政治命运完全寄托于‘寿春’，绝非轻率决策，而是有着极为深刻而长远的战略考量。寿春‘以平原四达的淮北为屏障，居于三楚之交的中心地位’(李琳琦主编：《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虽为‘南楚’而‘其俗大类西楚’，是楚国继长江中游‘裁郢’(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之后又一赖以国运存身的大‘都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而且，从楚庄王熊侣时期以来，因‘要重兵立足江淮，则需大批的军粮’，兴建了当时江淮流域最为著名的农田

水利工程——芍陂(即后世所谓‘安丰塘’)，这一极为重要的农业灌区不论是

为楚国北上争霸，还是东徙图存，都‘提供了强大的资粮保障’(李琳琦主编：《淮河(淮南)文化十五讲》)。加之，寿春作为南北、东西的交通要冲，也是贸易通商的枢纽，能确保楚国的商业经济繁荣，为其对抗秦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立足于淮水流域，进而立都于寿春，便成为决定晚楚国运的重大决策。

寿春支撑了楚国最后的历史，但仍然无法改变其被强秦所灭的历史结局。公元前223年，秦将王贲、蒙武率军攻入寿春，俘获末代楚王负刍。随后不久，抵抗秦军的昌文君、项燕相继死去，楚国彻底退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舞台。纵观八百年楚国发展史，兴起于江汉流域，败亡于淮水流域，而“淮南”地域及“寿春”则成为楚国兴亡史的独特承载者，也成为先秦时期“楚风”的远古肇续者和传播者。

楚国灭亡后，秦设“楚郡”领有淮水中游故楚地，“淮南”地域及寿春带着难以磨灭的“楚”印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陈胜、吴广聚众反秦，“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者折戟振落”，秦王朝“迷失天下”(何宁：《淮南子集释·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群雄逐鹿，秦朝终落汉家。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经过近四年的反反复复血战与较量，同为楚人的布衣刘邦最终彻底战胜了贵族项羽，赢得了开国立朝的巨大胜利，成功验证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谶言。公

元前203年，楚汉战争的胶着之际，刘邦为瓦解项羽集团的势力，便已立一代枭将黥布为“淮南王”(秦亡后，项羽作为西楚霸王曾分封黥布为“九江王”)，由此在江淮流域产生了西汉前期著名的地方诸侯王国——淮南国。虽然黥布时期的淮南国位于“六”(今安徽省六安市)，但“淮南”地域及寿春仍在其核心区域之内。公元前196年，黥布谋反，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平叛，采纳故楚令尹薛公的谋策，将其剿灭。与此同时，为安定江淮流域、藩护长安汉廷，刘邦分封少子刘长为新的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即九江郡、庐江郡、衡山郡与豫章郡，并将淮南国都从“六”徙至“寿春”。继曾为楚“郢”之后，寿春再一次成为诸侯王国之都，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政治地位和历史荣光。

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国共存在了八十一年(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22年)，从异姓淮南王黥布，到同姓淮南王刘长、刘喜(刘长死后，汉文帝刘恒曾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时长四年)，刘安，历经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吕后、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的统治时期。淮南国作为西汉王朝在江淮流域的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其兴衰存亡始终同西汉皇权政治的嬗变发展同波逐流、息息相关。除淮南王黥布时期外，淮南国都始终在寿春，长达七十四年，这让寿春在西汉前期仍能作为淮水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发挥出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史上，“淮南”地域与寿春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即是从晚楚到西汉淮南王国的百余年。作为区域性的发展中心，寿春不仅始终保有显著的楚文化特色，而且让“楚风”深刻熏染了西汉淮南王王国，成为其形成与彰显大一统时代新“汉韵”的极为厚重的历史底蕴，也使后世“淮南”地域因“楚风”之蕴藉悠长而永远具有独特的文化风采和魅力。